

# 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校友金冲及辞世

11月14日，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复旦大学杰出校友金冲及先生，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

金冲及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他先后多次获得中国图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

镌刻历史，亦融入时代。从上海到北京，从复旦大学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一生笔耕不辍，成果斐然，既为世人留下中国近代史领域具有开辟意义的史学力作，更有一部部伟人传记和党史研究著作，展现了不凡的史学眼界、治学能力和人生智慧。

他说：“当代人写好当代史，是无可推托的历史责任。无论当代人也好，后代人也好，其实是各有各的‘时代局限性’。当代人和后代人各有各的地位，相互不能替代。”

## 少年方遒 复旦求学与投身革命

1930年12月，金冲及生于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取得高分，并着手阅读《史记》《纲鉴易知录》《白话本国史》等史学书籍。

高中毕业时，17岁的少年金冲及面临着一次重要的人生抉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当时，因高校招生是各自分开进行的，他已被一所大学的化工系录取。经过紧张的思想斗争后，他依旧坚定地选择复旦大学史地系，自此开启了与复旦、与历史学的缘分。

入学后，他用功学习，但彼时中国的社会政治状况愈发恶化，国民党开展各种倒行逆施，让金冲及实在无法只埋头书桌“不关窗外事”。“我深刻体会到如果国家和民族没有前途，任何个人理想都无从谈起。”金冲及曾说。

山河飘摇，民生哀叹。1947年的寒冬，眼见上海街头总有冻死的难民，有学生率先组织募衣活动。随后，1947年的严冬，上海街头每天都有冻死的难民，同济大学学生首先发起劝募寒衣的活动，复旦大学地下党组织抓住劝募寒衣和不久后的抗议九龙城事件等契机，发动一大批学生。

1948年1月29日，国民党调动军警对上海的学生运动进行

金冲及，1930年生，上海人，毕业于复旦大学史学系，历任复旦大学团委书记、教务部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文化部政策研究室研究人员、文物出版社总编辑；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常务副主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及复旦大学历史系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京都大学客座教授；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八、九届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副主任。

残酷镇压，金冲及在现场亲眼目睹了军警持刀乱砍，不少学生因此受伤血淋淋的现实，金冲及始终记得。

当时，有一本封面印着“文章讲话，叶圣陶著”的书吸引了他的注意，阅读后，才知晓里头其实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此编印是为了避开国民党的搜查。也是在这一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了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全身心投入到新政权的巩固和建设。受教于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胡厚宣、蒋天枢、冯雪峰、唐弢、章靳以等一批复旦名师，金冲及逐渐形成“怎样才算是做学问”的标尺，在历史学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 开天辟地 挑起中国近代史学科“大梁”

1951年，金冲及毕业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同时负责教学。

虽说工作量增大，但对喜欢历史的金冲及来说，他自然十分愿意投身到中国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1952年，恰逢全国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来设置课程。

过去的史学研究，并没有把中国近代史专门当成学问，对金冲及来说，这既是挑战，亦是难得的机遇。在备课、授课过程中，金冲及反复对中国近代史加以研究，如同慢慢挖掘一座学术宝藏。

1953年起，金冲及与胡绳武开始在复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认为，这门课奠定了复旦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基础，也让中国近现代史成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科的强项。“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成



长起来的。”

1955年春节，金冲及一天写出的《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这是他第一篇重要史学研究成果，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谈及做学问的诀窍，金冲及有独到见解：“重点是问题意识，有了问题才会去寻求解决。”

1960年起，他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给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人员。

在给谭其骧先生八十岁寿辰的贺信中，他曾写道：“治学即便是小处也不敢掉以轻心，宁可把自己当笨人对待，多下笨功夫，不敢巧取，更不敢‘想当然’就信口胡说。”

## 时不我待 知天命之年为伟人立传

1981年夏天，金冲及由文化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1983年，金冲及完成正式调入；隔年，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又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知天命之年，金冲及不仅要参加编辑出版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文集、文献汇编，还要研究这些领导人的思想和生平，编写他们的传记，可谓是新的压力。但换个角度看，这也非常有吸引力，因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

徜徉于历史文献之中，大大开拓了金冲及的治史空间，加之得到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理论家的耳提面命，更使他受益匪浅。“办法只有：不气馁，不取巧，首先从系统地脚踏实地地钻研原始档案着手，多向其他同志请教。”

秉持着这种精神，在研究室三十几年的时光中，金冲及主编了《毛泽东传（1893—1949）》《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共同主编了《毛泽东传（1949—1976）》《陈云传》《李富春传》，前两种分别获得第三届和第一届国家图书奖。

除编写领袖人物传记外，金冲及还参加了一些领袖人物年谱的编辑工作。人至耄耋，金冲及仍未搁笔。75岁的他不会用电脑打字，却仍坚持用笔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

## 一生牵挂 无法磨灭的复旦情结

从1947年到1965年，金冲及在复旦大学待了足足18载。时间再向前推，他从10岁就进入了私立复旦中学初一年级读书，完成了初高中阶段的学习。

“金先生是最早一批复旦学生地下党的成员之一，他对复旦的感情尤为深厚。”复旦大学档案馆特聘研究员、78级本科生张国伟本科上过金先生的《辛亥革命史》，毕业后无更多交集。2020年，张国伟关于校史的著作《相辉：一个人的复旦叙事》出版，在同学建议下也寄了一本给金冲及，并未抱希望有回音。

未料，金先生给张国伟回了一封长达六页的长信，一手蝇头小楷，清秀齐整，饱含对这个陌生晚辈的鼓励，也指出了

书中一些可改进之处。从那以后，两位年龄相差30岁的复旦历史人，因对复旦的热爱再次建立联系。

“金先生记忆力好，侃侃而谈，让我深受启发。”金冲及已过90岁高龄，却记忆力惊人，思路清爽，几十年前的事情在他口中栩栩如生、如在眼前。这让张国伟恍然回到当年的1239教室。那是第一教学楼一个有后门的大阶梯教室，金先生的课从来满满当当、无人缺席。

离开复旦后，金冲及一直心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发展，尤其是对后辈学者的成长给予关注和支持。

“与金先生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很热情地说，他知道我，这让我很惊讶。”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主任黄洋回忆，“我之前并没有机会和金先生打交道，聆听他教诲，他怎么会知道我这个小青年呢。看我一脸疑惑，他解释说之前听朱维铮先生跟他介绍过我，他就记住了。离开复旦这么多年了，他仍然如此关心母系的情况。”

2023年8月因病住院前，金冲及仍完成了新书的编辑整理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金先生都没有停止过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研究。”

进入复旦的那一刻，金冲及或许并未想到今后的人生走向，但他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复旦人、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为民族立志、为史学立心，为理想信念而奋斗终生。“路是人一步一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金冲及先生千古！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方东妮 丁超逸

## 日本驻沪总领事、大使冈田胜到访

11月15日上午，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会见日本驻沪总领事、大使冈田胜一行，双方就加强复旦与日本高校合作交流交换意见。

冈田胜表示，复旦大学作为中国顶尖学府，在政治、经济、媒体、文化等各领域培养人才，在海内外享有声誉。他提前向复旦大学即将到来的120周年校庆表示祝贺，向复旦为留学生提供安全、优越的学习环境做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作为华东地区日本研究基地，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发挥重要作用。今年复旦日本研究中心迎来成立34周年，他对将于本月下旬由该中心主办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充满期待。冈田胜表示，持续的对话和学术交

流是增进中日理解和促进合作的重要途径。

裘新介绍，复旦老校长陈望道曾在日本中央大学学习，新闻系创办者谢六逸先生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复旦—早稻田国际双学位项目也迎来20周年，目前，复旦大学与超过40所日本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这些学术交流和人才培养合作项目对促进两国间的教育文化交流和友谊起到了积极作用。随着区域国别学科被列为一级学科，复旦大学对日本的研究将更加深入，希望为推动中日教育合作与文化交流提供新的动力和视角。

复旦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本报记者 李怡洁